

序二

奇妙的离散

游俊豪

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

离散的经验，是奇妙的建构过程。历史与传说的涉猎，日常与现实的体悟，交互形塑着移民与后裔的主体性，以及身份认同。

章良我出版《在岛集》，写作完成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别上海，居住新加坡，超过二十年，在深化各种在地脉络的同时，也持续各类跨国联系。他不但对地理空间进行探索，而且对历史时间发动想望，以文字再现了自己的涉入其中，亲身互动，抽离思考。

《在岛集》这本书架构特别，分成六辑：“虚构篇”、“在地篇”、“回望篇”、“沉思篇”，“阅读篇”、“编外篇”。第一辑“虚构篇”与第六辑“续外篇”收录的是短篇小说，其余四辑包含的都是散文。可以说，虚构与纪实兼容并蓄。

六辑的取名，就很有意思。可见章良我的两元性：除了“虚构”之外，他的文字书写“在地”新加坡，“回望”旧时

光。此外，也可见他的极力构建：不断“阅读”与“沉思”，希望“编外”有成。

二元性，而至拓展，以致繁复，这何尝不是离散族裔的特色。

“虚构篇”里，八篇小说的叙事摆荡在中国、新加坡、东南亚各地之间，人物的设定不但触及各个族群、性别、阶级、年龄，而且也跨越人世与鬼域的界线，勾勒出这些差异之间的张力与矛盾，无不是对家乡与家国投射的希望，产生的失望，以及再生的想望。

“在地篇”的八篇散文，揭示了章良我在新加坡的生活经历。章良我在新加坡的房子安置在裕廊，他喜欢到全岛各地走走，发现新加坡有来自中国江南的马兰头、菱角、茭白三种食材，也对新加坡的唐人街“牛车水”，以及其他地方作出了贴切的描写。在地化，于焉进行。

在“回望篇”里的散文，也是八篇。章良我回忆了他在中国度过的青春岁月，也想念他在中国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记忆的保存，其实就是章良我的感性的一面。这一辑的纪实，是抒情的跨国情结。

当然，章良我也是知性的。“沉思篇”的八篇散文，展示了他对新加坡与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反思，尝试理解所发生的原由，以及所带来的影响。

如何认知周遭与世界，其中一个重要管道，是借助阅读，了解别人的想法，也根据自己的思想积累，对书籍作品进行批判。“阅读篇”的八篇散文，是章良我的阅读札记，可见他的思辨能力。

“编外篇”的三篇作品，是奇特的虚构。每篇以“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她在天堂的小伙伴们”为名，分别写到“卖火柴的小女孩”与“小悦悦”、“陶家男孩”、“狮城少年”的互动。这些故事内容与情节，跟现实文本对照，读者会感觉到章良我的言外之意。

美国学者，詹姆斯·克里弗德 (James Clifford)，结合了历史、文学、科学史、人类学等多元学科，对文化研究与跨文化领域提出了深刻的见解，以及论述。在他的专书，*Routes: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* (路径：20世纪末的行旅与翻译) (1997)，对于人们在如何面对各种流动，如何回应时间与空间，提供了值得采用的视角：

“当然，在这里或那里 (some where)，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兼观察者 (participant-observer)。一个进行中的地方，如何在空间与时间当中被界定？这问题，揭示有关在地化 (localization) 的讨论更为持续存在的视角：场域 (the field)。我的关注，在于特定的学理实践 (空间上的、时段上的)，如何趋于跟文化 (the culture) 混淆一起。这些复杂的、互动的文化衔接之处，如何划定于时段与空间。” (页21)。

章良我的这本《在岛集》，整合了各种空间与时间。他的虚构与纪实，体现了离散华人的思想塑造，在新加坡这样的全球化场域里，经历中国与新加坡的历史的延续，感受两地文化的重叠与区分，而以文字进行思考，巧妙地内化为他的精神图景。

出外之旅，终成在地之谈，成了《在岛集》。

2021年8月